

暴風雨

◎王寶貫 中國時報 人間咖啡館 (2001.1.7.)

不是氣象專業的人們多半以為全世界的暴風雨都是一個樣子：不外乎黑雲滾滾，電光閃閃，雷聲隆隆，大雨傾盆，而狂風呼嘯。

地處北半球亞熱帶東亞季風區的台灣，幾乎終年是高溫高濕。夏天，不用說，是那種光坐著呼吸也會出一身大汗的天氣，除非是在有冷氣調節的房間裡。有人會說：「可是台灣的冬天也滿冷的啊！」哈！對於一個從北方（例如來過美國中西部）回去的台灣人一定對於這種「冷」大笑不止。冬天若在台灣街頭看到穿短袖短褲的，極有可能便是這些「曾經北國難為冬」的人。

北國的夏季也可能很熱，但絕沒有台灣的濕。台灣不僅是低層空氣潮濕而已，那層「濃得化不開」的水蒸氣常常是「沛乎塞蒼冥」，一直濕到對流層頂那幾萬米的高空。這麼潮濕的空氣，只要地表有點小擾動，或是有風吹向山坡，迫使氣流上升，便足以產生一場暴風雨。

所以您在夏天常常看到的是，早上九點多，遠處蔚藍的晴空中出現一朵優閒的小白雲，這是人人都喜歡的「晴天積雲」，是詩人們最愛吟詠的對象——什麼「白雲流水淨無塵」，「眾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閒」——都是晴天積雲惹起的詩思。

晴天積雲引人詩思，密積雲則像矗立在半天之上的華麗銀殿

然而隨著晨光漸老，艷陽漸高，白雲不再優閒，而是像蘑菇一般迅速往上膨脹，不久之後它成了一座巨大的銀白色的耀眼雲堡。這是所謂的「密積雲」階段。密積雲是很有氣派的，像矗立在半天之上的華麗銀殿，屋頂幾乎要觸及藍天之蓋。您儘可想像

雲堡中有掌管人間命運生死的司命神靈住於其間，而雲中則群仙往來，「或騎麒麟翳鳳凰」，飛進飛出的。

在這個濕熱的不穩定空氣中，密積雲的階段不會讓您觀賞太久。往往在一、二十分鐘之後，天空突如其來地出現了一些烏雲，以一種不知從何處開始的方式淹沒了那幾座引起您無限遐思的白雲鄉。天空漸漸灰暗，豆大的雨滴開始滴在灼熱的柏油路上，蒸發中的水氣夾雜著隱隱的油味在空氣中散發，而您的頭上也偶爾挨了幾粒「叭噠」作響的大滴。

突然灰暗迷濛的遠方有強光一閃，預告暴風雨的駕臨——「令飄風兮先驅，使凍雨兮灑塵」——果不其然，一兩秒鐘之後，霹靂一聲，有焦雷炸開，像章回小說中的兩軍對陣，突有砲聲一響，有奇兵突自右翼衝出一般，大雨軍團自天而降，殺聲震天，陣勢濃烈到五尺之外，不辨人馬。四周全被籠罩在嘈雜的雨陣中，時有雷聲隆隆，此起彼落，像戰鼓在催促著衝鋒一般。

這樣的暴風雨來得快，去得也快，尤其是山區裡的暴雨更是荒謬。就在您還在東奔西跑尋找一角避雨之地時，突然間雨收雲散，一輪烈日又復出現在晴空中。讓您在喘息未定之餘，不禁懷疑剛才那一大隊風雨神兵到底藏到四維時空中那裡的藕絲孔中了？

但是美國中西部的暴風雨卻沒有這樣「阿沙力」。造成這一團暴風雨的水氣多半源自南方海面——又濕又熱的墨西哥灣。這團悶熱得令人難過的氣團好整以暇地從南方的陣地緩緩向北進軍，先是徘徊在德克薩斯，路易士安娜，佛羅里達這些近鄰，強迫這裡的居民開足冷氣（常常造成電場跳電）。然後逐漸沿著美國東部的阿帕拉契山脈與西部的洛磯山脈間這一大片開闊的原野挺進，北上到奧克拉荷馬（不用說，在此隨手就丟出了幾個龍捲風），繼而前鋒已侵略到密蘇里，淹沒了聖路易的銀色大拱門與伊利諾南方的玉米田。

當它終於駕臨威斯康辛和明尼蘇達時，您可以從戰略圖上看出，它已經席捲了東南半天下。濕熱的不穩定空氣源源不絕地從大本營透過幾千哩長的補給線傳送到北方的陣地。原來明朗的藍天開始變得有些灰白迷濛，人們的精神開始不振，而報紙上也開始出現電場跳電的消息。

然而北方陣線的極地氣團可不會閒著看戲—它一直在與濕熱氣團往來推移著，當濕熱的低層氣流配上高層的乾冷氣流，氣團大戰就無可避免了。這正是氣象學上的條件性不穩定，一點點口角摩擦，大戰一觸即發。又由於兩方的軍事資源充沛，它們造成的暴風雨並不是小兒科的普通熱雷雨，而常常是雲頂高達五、六萬呎的超雷雨胞（supercell）。這種雷雨的情勢只能用「排山倒海」來形容。於是您所經歷的不會是像台灣那種光明驟雨，而是像大軍團的慘烈野戰。

超射雲頂閃閃發亮，像噙著冷笑的敵方軍團司令的頭盔

暴雨雲終於出現了。您在二十哩外就可以看到那突出在一大片和對流層頂平行的砧狀雲上的超射雲頂，被陽光照射得閃閃發亮，像噙著冷笑的敵方軍團司令的頭盔，在遠方的高地上眺望著這裡的陣勢。更恐怖的是在暴雨軍團的前鋒有一環弧狀的挺進部隊—颯鋒—長達幾哩的鐮刀形黑雲伸展在半空中，昭告著風雨大戰之來臨，這一切也不一定在悶熱的下午發生，有時是在傍晚，這時的異象更顯，在已暗黑的大地上，遠方天空會看到被夕陽染紅的超射雲頂。

於是該來的總是會來的。您一旦進入暴風雨範圍內，您會看到從書本上學到的應有盡有的劇烈天氣現象，超大的雨勢像擂鼓般地打到您汽車的擋風玻璃上，雨刷也刷不完排山倒海而來的雨水。突然打在汽車上的雨聲變得清脆起來，原來現在下來的不再是雨水，而是滿車滿地亂跳的冰雹。您此時會暗中祈禱，希望這些冰雹都只是豌豆大小，而不是高爾夫球或棒球的大小！多半的情況下，由於您平日為人尚稱正直，「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上帝不會讓您失望。不過在眾多的畢剝聲中若有一雨聲像鐵錘敲的，那就是上帝以較大的冰雹在提醒您不可忘記「日行一善」了。

而既然是雷雨，當然少不了閃電與轟雷。但是燁燁震電不是幾秒鐘來一下，而是一秒之內有好幾次，有時多至六、七次。雷聲也不是隆隆，而是一團幾近連續的吼聲了。

周遭的景象變得很怪異—要不是一團漆黑，便是一幕幕被閃電照亮的黑白暴風雨幻燈片。美國中西部多的是巨大的橡樹林，然而在這種暴風雨時，即使粗壯的橡樹也被狂風壓在地上打轉—「有如大狂象，動搖小樹枝」，而整排樹林便在狂風暴雨的威力下左右匍匐了。突然雨勢稍小，而電光一閃時，你瞥見右方林中有一團深黑似在轉動。天啊，該不會是龍捲風的巨尾在翻動吧！唐人蘇廣文詩句云：「風雨林中有鬼神」，那可能是普通的雨勢中的詩思。在中西部的暴風雨中，鬼神都躲到九地之下打哆嗦。您所看到的，只是大自然赤裸裸的威力在四處鞭撻。

一九九五年一個夏天夜裡，我從明尼阿波利斯途經歐克雷爾（Eau Claire）回到麥迪遜，就經歷了這樣一場歷時四個鐘頭，畢生難忘的特大雷雨。